

軀體、刑罰、權力、性

——王小波小說一解

• 張伯存

軀體是個人的物質構成形式，任何人都在獨一無二的軀體之中存活著，它是「自我」涵義中最為明確的部分。權力首先是制度、法律、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其次是一種廣泛意義上的控制力與支配力；也就是說，權力既可以政府的形式出現，又可以亞政府或超政府的形式出現。從根本上說，權力就是一種壓抑，它壓抑自然、本能、個人和階級。王小波的小說自始至終貫穿着對軀體各種展示、對刑罰場景的描繪、對權力與反抗的書寫和對性的奇異表現，並且在軀體、刑罰、權力和性之間構成了盤根錯節、錯綜複雜的關係。刑罰和性是權力到達軀體的兩個中介，權力通過對軀體的懲治、虐打、戕害和對軀體最隱秘部位的性的征服來達到對個體的「自我」思想征服，軀體的形象在酷烈的刑罰中得以強烈凸現。在王小波的小說中，性和權力有時融為一體、不可分離，但某些時候，性又成了反抗權力的工具或窺視權力的窗口。

在〈黃金時代〉中，知識青年王二和陳清揚以轟轟烈烈、狂放不羈的性愛高揚了健康自然的生命形態和精神自由，由此形成對權力意志的最絕妙反抗。

在〈革命時期的愛情〉中，王二被扭曲的軀體隱喻了他被扭曲、箝制和禁錮的靈魂。小說中寫道：「我睡X海鷹的牀之前，嘗試過在各種地方、用各種姿勢打瞌睡：比方說，把凳子移到牆邊上，把腳擱到凳子面上拳成一團，腦袋從腋下穿出來」，「假如讓我畫受幫教的模樣，我就把自己畫成個拳頭的模樣。這個拳頭要畫成大拇指從中指與食指間伸出的模樣」。但是，這個多毛、醜陋、四肢發達的軀體，是喚起女團支書X海鷹性意識的直接動因。她由此對王二產生了好奇，於是到高塔上找王二，後來更被王二一把抓住手腕攆了出去，這個軀體的接觸動作更讓她怦然心動。她的性意識、性欲望，和革命時期的小說、電影、革命宣傳教育的思想意識形態灌輸密不可分。在這種政治權力話語

女團支書X海鷹的性意識、性欲望，和革命時期的小說、電影、革命宣傳教育的思想意識形態灌輸密不可分。她產生了畸形的性心理，認為一切性行為都是強姦，男女之間只有充滿了仇恨才可以性交，性交與鬼子、與嚴刑拷打扭結在一起。

下，她產生了畸形的性心理，認為一切性行為都是強姦，男女之間只有充滿了仇恨才可以性交，性交與鬼子、與嚴刑拷打扭結在一起。在和平年代的革命時期，X海鷹要從性中尋找革命、戰爭、青春、夢想、神奇、秘密工作、拷打和虐殺：「假如是她被逮到了的話，就會厲聲喝道：打罷！強姦罷！殺罷！我決不投降！只可惜這個平庸的世界不肯給她一個考驗的機會。」她因此要藉性來滿足革命情結、超越個人生命，幻想在個人隱密的軀體行為領域中實現革命夢想。這不能不說是人性在政治權力話語覆蓋下的逆轉、畸變。而王二的軀體特徵正和她頭腦裏預設的鬼子形象相吻合，她讓王二在她那像行刑室一樣昏暗、陰森的住所的牀上扮演鬼子的角色：「在革命時期裏，我把X海鷹捆在她家小屋裏那張棕繃大牀上，四肢張開，就如一個大字。……她在等我打她，蹂躪她。」而對遭遇的一切，王二又懵懵懂懂、暈暈糊糊，始終以為自己要中負彩，而沒想到這是一場蘊含了「宏大主題」的遊戲。他們苟合後的軀體姿勢，正意味着他們思想、心靈的貌合神離：「我和X海鷹幹完了那件事，跪在牀上把胸口對在一起，那樣子有幾分像是鬥雞……這時候她的乳房在我們倆中間堆積起來，分不清是誰長的了。那東西有點像北京過去城門上的門釘。」而王二在她家牀上喜歡做的一個動作是把自己摺疊、收縮成一朵禁出的紙花或者像崩開了的松球的樣子。這喻示着他思想的麻木、空白、缺席，這是一具沒有靈魂的、「每一件東西都堅挺不衰」的軀殼，王二注定不是一個合格的演員。王二和X海鷹在錯誤的時間上演了一場陰差陽錯的活劇，他們只能在湊湊合合之後分手。

這就是革命時期的愛情，這就是小人物在精神原子彈一顆顆爆炸、在喧鬧的話語圈深處的個人情感悲劇。

在〈黃金時代〉第三輯的「似水流年」中，作為權力意識形態話語的刑罰、虐殺和性，以及尋死傾向在個人心理情感上的糾結，再一次在另一個也叫王二的人身上打上了不可磨滅的烙印：「臨刑前的示眾場面，血迹斑斑酷烈無比的執行，白馬銀車的送葬行列，都能引起我的性衝動。在酷刑中勃起，在屠刀下性交，在臨終時咒罵和射精，就是我從小盼望的事。這可能是因為小時，這樣的電影看多了（電影裏沒有性，只有意識形態，性是自己長出來的——王二註）。」作為「受眾」的X海鷹和王二們，竟然在神聖莊嚴的、宣揚革命的意識形態話語中產生了病態的性意識、性心理，這不能不說是對那個年代「偉大敘事」的一個強烈反諷。同時，在「似水流年」裏，有關刑罰情景的描寫第一次出現在王小波的小說中：即對布魯諾、聖女貞德的虐殺。

〈未來世界〉中女警察F在派出所讓「我舅舅」脫光衣服、露出裸體審查一節，透露出濃重的性意味、性吸引信息。他在裸體狀態下保持不卑不亢的個人尊嚴令她着迷。F是性的符號，F即female之意，它代表一種性別取向：「F穿了一雙鹿皮的高跟靴子，身上散發着香水味，都是取向所致。我舅舅坐在凳子上像隻耍把戲的老狗熊，這也是取向所致。」由此可讀出權力、高傲、蠻橫、矜持、凜然、性的誘惑與屈從、卑微、低賤、懦弱、恐懼、受虐對象之間既對抗又合作的種種信息。F作為總是穿着黑衣服的女警察，既是恐怖的權力象徵，又是叵測而且不可抗拒的。當她若無其事地

翻讀他的小說手稿時，他感到萬分恐懼，而這種對權力的恐懼已滲透到他的潛意識中：「雖然住在十四樓上，我舅舅還是感覺到有人從窗口窺視，隨時會闖進來。」

「我」在權力無邊的公司的寫作部裏，每月要接受一次幫助教育，亦即鞭笞，扒光衣服打屁股。第一次挨打時，「我」感到不可思議，難以置信，知識份子的個人尊嚴蕩然無存。公司鞭笞寫手的肉體的過程，同時也是寫手自我靈魂的拷問過程，經過羞愧難當、痛苦不堪的情感體驗後，經過苟且活着還是為維護尊嚴而死的追問後，「我」選擇了前者。這個喜劇性的荒誕情節，折射出中國知識份子的苦難命運和心路歷程。在挨打前，「我」還有過抗爭，挨打後就成了個精神麻木、無欲無思的行屍走肉。權力通過被暴力摧殘的軀體抵達個體的思想，進而摧毀他的意志。

在〈二〇一五〉裏，「我小舅」在習藝所裏被測智商，實質乃是被電刑機電擊的場景，軀體、刑罰、權力與性亦糾結在一起。

在〈二〇一〇〉裏，權力更成了一種網絡，蔓延到任何一個角落，其觸角直接貫穿到個人的軀體、姿態和日常行為。在這種權力網中，人成為非人、成為機器，自由成了夢幻，智慧成了罪愆，發明、創造成了刑罰。政治強權下的愛情是悽慘無告的，王二和他生活中三個女性的錯綜複雜的性愛關係，讓我們看到權力對性的嚴厲專制，性作為一種對我們的個人性最大隱私的表白，是一個測試權力機制運作的很好的領域。王二和前妻相互愛得很深，但始終像隔了一堵牆。他們在王二勞教的鹼場開始戀愛，她是管教，他是犯人，她愛的方式一開始

就帶有權力在握的施虐傾向：她對王二進行愛的訓練和奴役。於此，愛成了一種可操作的技術活動，性成了一種違背主觀意願、直接對生殖器發號施令、從精神到肉體的強姦。結婚後，在王二眼裏她始終是個管教，以致雙方無法過正常的性生活，只有當她睡着，王二看到她絕美的裸體時才會欲念叢生。她成了一個權力的象徵。王二在權力的控制下喪失了性本能，這是權力對人的最大迫害。權力的網絡不僅穿越了人的思想和靈魂，更穿越、覆蓋了人的生理機能和肉體，這是權力更殘酷之處。王二只有在反對政府的叛逆狂歡時，在忘掉一切禁忌放浪形骸時，才第一次有了性欲望，主動與她做愛，短暫地還原到人本位。王二生活中還有一個叫「老左」的女人，這個名字令我們想到中國政壇上那些已成為歷史的極左派的醜陋、猙獰嘴臉。「老左」既骯髒又懶惰、行為乖張、心理變態，她以自殺相脅迫，王二和她做愛純粹成了義務和任務、成了一種性捐稅。這個無欲無愛的女人只關注性行為本身，她把性佔有看作是一種應得的權利，並且限定兩周一次；對王二來說，她的權力的淫威是另一重控制和束縛。技術部實習生藍毛衣是個頑皮、敢愛敢恨的小女子，她和王二的刑場之戀觸目驚心、驚世駭俗。他們在玻璃棚子裏面向全世界（電視向全世界轉播），他們帶着拷子，把身體扭曲成太極圖的樣子艱難地接吻，她脫掉衣服讓他撫摸她的乳房。這是小說最精彩的一筆，因為這反映了權力對愛的極端禁錮，同時又宣告了他們在權力之網收束最緊時，敢以坦蕩蕩的性愛向它抗爭。這一場景也是對傳統革命題材小說、電影中（如〈刑場上的婚禮〉等）革

在〈二〇一〇〉裏，權力成了一種網絡。在這種權力網中，人成為非人、成為機器，自由成了夢幻，智慧成了罪愆，發明、創造成了刑罰。荒誕的情節，折射出中國知識份子的苦難命運和心路歷程。

命者崇尚精神表現、視死如歸的戲仿與反擬。

王二和藍毛衣在受刑現場被關進玻璃棚子裏的處境，隱喻着人的存在困境與世界的荒謬。他們在裏面懷着無聊、寂寥、焦慮、恐懼的心情注視着外面，而現場的人則從外面監視裏面；全中國、全世界的人從電視裏窺視籠子裏的他們，而他們則從籠子裏的電視裏注視到自己在籠子裏。這種集體的、匿名的、統治性的、無所不在的監視，使他們無處躲避。權力的眼睛、暴力的視線成為「在場」。受刑時，兩個警察用大簷帽遮擋着藍毛衣的胸部，政府事後又追查懲辦那些看到她的裸體的人，顯示了這個世界的虛偽可笑。王二事後回憶起來，感到受刑已成了個笑話：「雖然抽的是我們，但是挨鞭子的卻是別人。」

同樣，刑場的觀眾也處在被窺視、監視的境地。他們在等待看鞭刑時的百無聊賴的表情和動作，被隱蔽的攝像機一絲不漏地攝下，通過電視轉播到全世界，事後他們遭到懲治，這是無所不在的權力對公民的監禁。攝像機這個物質化的眼睛延長了視線距離，使一個無限廣闊和開放的監禁空間成為可能，整個世界成為赤裸裸的刑罰現場，人的存在變成一個無從躲避的、緩慢無期的受刑過程。在信奉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的世界裏，被設置的棋子般的命運是無法改變的。這是荒謬世界的最大刑罰，是權力網絡下最大的存在困境。

王小波的《白銀時代》系列小說，在虛擬的未來時空裏，狀寫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構築了他的寓言世界。同時，王小波在小說中傾注深廣的苦難意識，而悲憫的襟懷、深邃的哲思

又使他的小說提升到思索人類命運和困境的高度。

《青銅時代》中的〈尋找無雙〉和〈紅拂夜奔〉，同樣有對刑罰現場的壯觀描繪：「殺魚玄機的時候上面考慮這個女人很有名，應該讓大家看看，都受教育。」那天觀看的人人山人海，長安城人「恨不得看她死一百回」，無數的目光「個個金光閃閃，整合起來猶如一泡大糞上的無數綠豆蠅一樣」。至於紅拂的死，「所有人都關心明天紅拂死掉的細節。這情形將是這樣的，他們將用絞車把她慢慢吊起來，讓她死得既緩慢，又痛苦」。「據說這就是皇上的意思。他把京城所有的劊子手都找了來，給紅拂設計了一種死法，就是一直在死，但是老也死不完」。王小波高度藝術化地表現了在最高權力下成為一門學問的刑罰，小說中還詳盡描寫了車裂之刑及劊子手發明的砍頭機用刑的情景。

我非常驚異於王小波對刑罰的強烈興趣。在外國作品中，卡夫卡 (Franz Kafka) 的短篇小說〈在流放地〉曾細緻地描繪殺人機及其操作過程，用刑的法官一旦明白這個慘無人道的刑罰最終會廢除，在絕望中由他殺的樂趣轉向自我虐殺、殉死，人性中的惡令人震驚。中國當代作家余華的中篇小說〈一九八六〉，也是一個研究刑罰的好文本。在「文革」中失蹤的歷史教師，「文革」後以瘋子的面目回到了平靜的小鎮，在街頭把古代社會慘絕人寰的刑罰一一演示出來，他既是施刑者，又是受刑者。余華以冷靜得不能再冷靜的敘述語調把這個毛骨悚然的故事講得繪聲繪色，它以強大的閱讀心理衝擊、震撼，將人性的醜惡和社會的刑場性質揭露出來。對中國當代作家

我非常驚異於王小波對刑罰的強烈興趣。對中國當代作家來說，政治暴力、文革暴力是極為慘痛的記憶，但幾乎沒有作家願意承擔這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他們迅速用種種靈丹妙藥治癒心靈創傷，輕裝前行了。

來說，政治暴力、文革暴力是極為慘痛的記憶，但幾乎沒有作家願意承擔這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他們迅速用種種靈丹妙藥治癒心靈創傷，輕裝前行了。王小波在他有生之年始終沒有忘記，我們的社會曾一度是一個廣大的、好像永遠不會收場的刑場。有人當狼，有人當羊，血腥暴力因抹上紅色革命色彩而被神聖化，在它的瘋狂肆虐中，人、人生、生命被徹底遺棄。此外，王小波的小說也深刻地表達了對中國漫長的專制社會的否定與批判，把中華民族幾千年裏「人」的被凌辱、殺戮的命運揭露出來，由此表現了一個自由人文主義者對人的生命價值的尊重與弘揚。

但是，王小波並非用慘烈、沉痛、憤激之筆重述歷史，而是以反諷、黑色幽默、戲擬的風格變形地寫出它荒誕、滑稽、殘酷的鬼臉，這是他藝術風格的獨到之處。在〈未來世界〉裏，「我」和執鞭的小姑娘邊調情邊受「幫教」；在〈二〇一五〉中，習藝所的學員被推進電刑機測智商：「多數學員被推上以後，都是直樞樞的。（女）教員就說：這時候還不老實？而學員回答：沒有不老實，平時它就是這麼大嘛。教員說：別吹牛了，就轟地一聲把他推進去。」而「我小舅」在那個鐵匣子裏挨電擊時精液狂噴，出來時像個瘋子一樣狂呼濫喊道：「好啊！很煽情！」在反諷、黑色幽默下，權力、暴力的淫威化作一場不無默契和諧的男女施虐／受虐的性遊戲——一場由軀體、刑罰、權力和性擔綱主演的活鬧劇。在這場活鬧劇中，軀體的性狂歡消解了殘暴和血腥的權力的刑罰，由此反映出軀體所有者的獨特、怪誕的權力反抗方式。在〈尋找無雙〉中，魚

玄機在刑場被勒死前認為自己在牢裏餓瘦了，乳房不豐滿，於是向劊子手要帶襯墊的乳罩。紅拂在臨終前向眾人說的話是：「等會我吊起來，要是勒出屁來，你們可別笑話我。」她又自言自語：「過一會就見着李靖了。那天晚上說，歇會再幹，他可別忘了。」這種在表達與所表達之間所存在的對立、對照、齟齬、不知不覺的平衡悖立狀態，產生了強烈的超然、輕鬆、滑稽的喜劇效果，在笑面背後是這個世界的荒謬、殘酷和慘烈。這種變形、戲擬的藝術表現，更能給讀者帶來審美的愉悅和深刻的思索。

王小波的刑罰意識在他的第一部重要小說〈黃金時代〉中已露端倪：在第一輯「黃金時代」中，他把生活看作像騙牛一樣，是個緩慢受錘的過程；在第二輯「三十而立」中，把生活比作西藏的一種酷刑：把人用濕牛皮裹起來，放在陽光下曝曬；在第三輯「似水流年」中，認為人生就是一場酷烈的衰老之刑。直到他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萬壽寺〉，王小波似乎更着迷、陶醉在對刑罰的書寫中。這種語言暴力的書寫，抽離了社會批判的立場，具有自娛自樂的消遣性、遊戲性。總之，我認為，由軀體承載的性、權力、刑罰，是王小波小說創作的一個一以貫之的主題，這四個詞是他小說中的主題詞。

張伯存 1968年生，1990年畢業於山東省曲阜師範大學中文系，曾任中學教師，現為江蘇省徐州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已發表論文若干篇。

王小波在他有生之年始終沒有忘記，我們的社會曾一度是一個廣大的、好像永遠不會收場的刑場。他深刻地表達了對中國漫長的專制社會的否定與批判，把中華民族幾千年裏「人」的被凌辱、殺戮的命運揭露出來，由此表現了一個自由人文主義者對人的生命價值的尊重與弘揚。